

韩振远 著

秦晋之好



三晋出版社
三秦出版社

韩振远 著

秦晋之好

三晋出版社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晋之好 / 韩振远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57-0852-3

I. ①秦… II. ①韩… III. ①文化史 - 陕西省、山西省
IV. ①K292.5②K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480 号

秦晋之好

著 者: 韩振远

责任编辑: 解 瑞

出 版 者: 三晋出版社 三秦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52-3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韩石山

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晋陕两省交往史。

作者是韩振远先生,策划此事的是张继红先生。

书成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继红先生将写序之事交给我的同时,定然留意到我脸上闪过的一丝尴尬。换了别人,会说句什么的。他没有。他是策划者,书稿完成之后再策划写序的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书稿的作者没有选错,写序的作者,在他看来,也没有选错。

过后不久,振远先生将书稿的电子文本发给我。

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看过全稿,我要说,这样的书,在中国通史里,属于地域政治史、地域文化史。说别出心裁,并无多少褒奖的成分,更多的是一份讶异,讶异策划者何以会有这样的妙思,而作者居然完成了这么一部大书。据说策划者当初的第一人选是在下,我要说,真的这样定了,一是我不会应允,二是勉强应允了,于我的作家的声誉,于他的出版家的声誉,都只会是损减而不会是增益。该佩服的是振远,当初竟敢接下这个活儿又完成得这么漂亮。

真的,在中国,再要找两个省份,像山西和陕西这样,地理上紧紧相连又界限判然,文化上自成格局又密切相关的,一下子真还想不起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山东,乍一想以为会是这样,细思量,全不是这等模样。以山



陕两省所在的位置而论,中部而偏左,可说是中国的心脏的位置,而两省合起来的地理的形状,也恰似一个突突跳动的心脏。它主导着什么,又象征着什么,就不必明说了。

山陕两省的关系,最让人感到亲切,也最富有蕴含的,该是两省民众间彼此的称呼。这边叫那边是“老陕儿”,那边叫这边是“老西儿”,几分热络,几分不屑,给人的感觉,像是两个比邻而居,一个认为比另一个聪明,另一个认为比那一个更聪明的农民工兄弟。再一想当年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的山陕会馆(注意,是一个而不是两个),你又会感慨,如果发了财,这两兄弟是何等的明理,何等的亲切,又是何等的显赫,何等的阔绰。

历史是一条河流,这个比喻,对山陕两省来说,已不仅是个恰当的比喻,而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存在。两省的中间,从北部的偏关(以山西这边说),到南部的潼关(以陕西那边说),恰是黄河中游的主干部分。在这里,历史不仅是时间,还是空间,不仅是人文,还是地理,不仅是精彩,还是惊险,这一切,汇成了这么一条声名赫赫,却浊浪滚滚的大河。记得在一次聚会上,谈到这个选题,继红先生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这部书的整个意思,是说山陕两地的黄土高原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黄河将这两扇门冲开一道缝,透过这道缝,可以窥见中国悠远的历史。

策划者是这样策划的,执行者也是这样执行的。

从先秦到近代,山陕两省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纵剖面,一如两省之间的那条大河,而作者的叙述,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横切面,如两岸陡峭的山崖。亦非恣肆的铺排,乃是选取一个又一个有故事有蕴含的亮点,这里那里,连缀在一起,便照亮了历史的暗昧。最为可贵的是,作者除了精于考证之外,更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万古不移的箴言,每到了生僻的地方,总是让知识去为王前驱,冲锋陷阵,冲到你的面前,让你暂且身陷其中。比如常挂在嘴边的这个“黄土高原”,且让我问一声,你有多少理性的认知?

书中写到,约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来到陕西洛川一个叫黑木沟的断崖下,像当年华北平原上的农民对付日本人一样,挖出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地道,直通黄土腹里。上面是五六十米厚的土层。这些人天天守候在里面,终于等到高原上下了场难得一见的大雨。黑暗潮湿的土洞里,这些



人眼睛不眨地紧盯了整整两天。终于，他们发现，洞顶上渗下来水了。也就是说，只需两天，降落在黄土表层的雨水就能渗透五六十米的土层。这说明，黄土里留不住水，简直就是漏水。也说明为什么晋北、陕北的黄土地上，生长着稀疏枯黄的老头树，为什么这片土地上长不成枝繁叶茂的高大乔木。

现在这个土洞，就在洛川黄土地质公园里。

晋陕峡谷是由黄河冲刷而成，最经典的例证，莫过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老先生的发现。1976年，史先生考察晋陕峡谷时，府谷旧县城临河一条长长的坡道引起了老先生注意。根据史先生的观察，这条坡道显然不是一次性建成，而是随着河水的下降，不断地往下延伸。当县城初建时，取水的坡道不长，还感受不到困难。取水坡道一再向下延伸，取水就成了艰巨任务。后来府谷县城的迁徙，不能说与此无关。据此，史先生得出结论：显然是河水的下切，使河谷更为深邃。

这下切的力量有多大，作者有亲身的体验。

一个凄风萧瑟的日子里，他和朋友来到了河曲县一个叫弥陀洞的地方。钻过一道石洞，深深的河谷骤然出现在面前。这里是真正的河岸，他们站立的地方是在河岸半壁开凿出的一条栈道，窄窄的，宽不过二尺。朝上望，怪石狰狞，好像悬在头顶。朝下望，河水幽幽，如临深渊，足足有五六十米深。河水在脚底下流淌，两面石质的河岸高耸，对面的高原仿佛伸手可触。再朝头顶望，他和朋友都被河水感动了。上面坚硬的岩石上，印着一道道细密的纹理，那该是黄河水经年累月冲刷切割的痕迹。看上去，那些纹理轻盈流畅，好像随手画上去的。细看，整个崖壁像一本叠起的书，那一道道水痕就是厚重的书页，不用打开就能看到黄河悠久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途中，两省之间，纵有黄河阻隔，仍挡不住武力的推移，以致某一个时期，秦政权也会移到晋地，晋政权也会突到秦地。一个生动的实例，便是书中《秦长城 魏长城》一节，写了战国中晚期，黄河西岸的渭北高原上，竟矗立着两道长城。

两道长城都起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一道沿着起伏的渭北高原，依地势蜿蜒北上，直到龙门山下。一道同样沿着渭北高原，向西北蜿蜒，越过渭河，跨过洛水，止于黄龙山麓。两条弧状的长城像两张拉紧了弓，都铆足了劲，



不定哪一刻就会射向对方。两道长城,按现在的叫法,面向黄河的叫秦东长城,面向关中的叫魏长城。两道长城之间相距不过百里。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用相对的两道长城告诉后人:这里曾经是秦魏之间战火最为密集的古战场,这里就是关系到魏秦两国生死存亡的河西地。

书中多处,既见作者史料运用的娴熟与准确,又见作者史识的通达与透辟。比如《兴衰唐王朝》中,讲关陇贵族集团孕育的混血文化和山西女人在官廷中的影响,叙事通脱,推理精当,甚至纠正了我的一些误识。最为可贵的是,作者根据汉代至唐代,山西文水一代民族融合的情况,对武则天的血统所提出的质疑,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判定。《山陕商人 秦晋大贾》中,对黑地界和走西口源流的不同解读,也是精彩的一例。

有这么多的史实,这么多的实证,这么多的梳理与发明,可补正史之不足,可为执政之借镜,但是,我仍不认为此书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愿将之归入文学作品之列。这样说,是因为我了解作者的心志,更了解他为写作此书所做的准备。多年来他所作小说散文,着力于黄河岸边风土人情的描写。为写这部书稿,他几乎走遍了黄河两岸山陕两省的所有县市。有这么厚实的铺垫,这么真切的体验,笔端倾注了情感,定然绽放出文学的光彩。

说的不少了,该结束了。回过头来,再说为什么接手写序,我的脸上会闪过一丝尴尬的表情。

这全是因为,此书作者韩振远,是我的三弟。

继红先生说此事时,在座的还有鲁顺民先生,朋友中,顺民是有名的快嘴,当即说了个典故,说过去有个文人如何爱吹牛,别人夸他弟弟文章好,他当即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请我改文章。”有了这个典故,往后有人夸振远文章如何,我也可以觑着老脸吹上句:“山西文章数舍弟,我给舍弟写过序。”

感谢继红先生的安排,让我与三弟有这么个“同台演出”的机会。

2014年7月21日于潺湲室



目 录

依偎在黄土高原	1
高原与黄土的奥秘	4
老河啊,峡谷	8
大河出龙门	15
寻找华夏根脉	23
渭汾河水的滋润	29
从中华文明的诞生方式说起	31
描摹先祖形象	39
春秋早期的秦晋	50
秦之霸始于晋人	55
大河为媒结秦晋	61
穆公与伯姬:利益的交好	63
子圉与怀嬴:诱惑中离别	67
重耳与怀嬴:妥协的姻缘	72
河道上,相望不绝的舟楫	79
孔子西游不入秦晋	86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95
三晋:变法的策源地	97
栖身晋地的秦君	104
孝公:得商君而秦国兴	113
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	117
魏长城 秦长城	123
嬴政和他的战争机器	127
竹简中的秦卒	131
 惨烈的汉韵胡风	137
车夫的谏言	140
大汉王朝的梦魇	142
英雄不问出处	151
与大汉一起湮灭	159
匈奴人的秦晋	167
一片混血的土地	177
 兴衰唐王朝	183
共孕混血文化	186
太原:唐王朝的发祥地	190
河东:大唐王朝的根基	196
大明宫里的河东佳丽	200
 同处边关	213
跨越天塹的行政区划	216
难分彼此的民俗风情	222
黥面文身的将士	225
黄河并非天塹	232



山陕商人 秦晋大贾	245
食盐的魅力	249
会馆的凝聚力	252
共同的梆子戏	259
明长城上,那残破的关口	269
禁留地、黑界地与雁行客	274
悲怆缠绵走西口	278
造福陕西的河东商人	285
 华山聚义的志士仁人	295
留洋浪潮与学子东渡	297
相约在东瀛	301
南响北应 携手共举	305
分兵南北 求援陕西	313
东渡践约 西渡援秦	319
河东事件与亡命陕西	325
聚义华山 共谋大计	330
援陕风云和秦晋情缘	338
 后 记	345

依偎在黄土高原

YIWEI ZAI HUANGTUGAOYUAN





沿着黄河作之字状在晋陕两省曲折穿行，我走完了从老牛湾到潼关的这一段黄河，行行复行行，这个过程用了大约五六年时间。

不论走到河东还是河西，一种不变的景象总在眼前盘桓，挥之不去的黄土似乎永远包裹着一切，天、地、山岗、丘陵在黄土意象中，显得那么混沌厚重，渐渐，这种印象变为一成不变的画面，固执地萦绕在脑际。我明白了，黄土是大河两岸的主宰，不光景色，连人都被浸染到灵魂。说出的话，呼出的气，大脑里的思维，好像都带着黄土气息。

每次出行，我的行囊总装着两本地图册，一本山西的，一本陕西的。坐在车上，躺在宾馆的床上，时常呆望着变成曲线的秦晋两省，覆盖着黄土的两片土地顿时在眼前不断变换姿态，一会儿像情侣，相互依偎，不离不弃；一会儿又像兄弟，相互提携，无悔无怨。然而，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交往，都与黄土脱不了干系。这片干黄的高原仿佛是他们的宿命，无论怎样抗争，都难逃桎梏。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从两片土地上传来昂扬的号子声和急促的喘息声，好像看见梁峁之间质朴彪悍的放羊汉和骑着毛驴回娘家的淳朴美丽的小媳妇。

不能不注意到那条大河。从弯弯曲曲千迂百回的线条上，我似乎感觉到了大河的羸弱与无奈。不过，再沿着晋陕峡谷行走时，黄河立刻又回归到悲壮激烈、跳踉奔腾，一泻千里的本性。在老牛湾、大同碛、孟门、壶口、禹门口面对黄河，我感到，在这座高原上，只有黄河可以如此肆意妄为，也只有黄河可以如此不把高原放在眼里，硬生生将本来浑然一体的高原像个馒头般掰开一道缝，造出这样一条深邃逼仄举世闻名的沟壑。让高原上的河流、溪水都找到归宿，一齐跳跃欢呼汇聚在一起，同时将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千头万绪。出了禹门口，两面的黄土崖矮了，黄河终于冲出了漫长曲折的峡谷，放松了疲惫的身子，似乎想缓一口气，放慢脚步，缓缓向南流淌，现出一副慈祥温厚的神情。过了潼关，绕进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的晋豫峡谷，黄河好像又攒足了力气，重新展现在晋陕峡谷中的气势，冲过三门，跃过孟津，将泥沙留下的同时，又冲刷出一个辽阔的华北平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黄河与黄土高原，再加上呼呼吹来的西北风，共同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早期栖息地。

走完了这段黄河，我感叹，这两个共同蜷伏在黄土高原上的内陆省份，



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隔河相望,伴着黄河走完了 800 多公里的省界,却没有哪怕一寸土地相连,始终被这条汹涌的大河若即若离地阻隔。对两地而言,黄河不单是一个地理上的沟壑,而且成为一条天然省界。从人类居住在两地时开始,就有了河东、河西两个不同的地方。

在这座高原上行走,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漫天的风沙和干燥的气候。每当迎着西北风行走在苍凉的干圪梁上时,会感觉到,这风不光给人带来寒冷,还在年复一年地摧残着这片土地。初春季节,当漫天沙尘四起时,所有人都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座高原,为什么黄河会黄,为什么居住在高原上的民族崇尚黄色又惧怕黄色。

在黄河两岸行走的日子里,我还惊讶黄河上有那么多桥,但我并没有因为通行便捷而感叹人类的无所不能。

从山西保德通过黄河大桥至陕西府谷,只是一瞬间的事,除了一闪而过的河水之外,与在平地行驶并无区别。走在府谷境内,梁峁越来越平缓,山势愈来愈无力,西行不过百十里,即到了陕西省的另一个县——神木。在那里,我吃惊地看到了起伏无际的沙漠!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几株孱弱的树木、几间废弃的房子告诉我,这里不久前还没有被沙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沙漠正在西北风的作用下向东行进。从黄河到这里,我乘车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御风而行的沙尘能用多长时间呢?原来沙漠离黄河如此之近,离山西如此之近。自那一刻起,我明白了黄河的另一种作用,同时明白了陕西与山西的另一种关系。山西很荣幸,坐落在大河之东,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河,就成了山西的护城河,而那强劲的风沙就是攻城之敌,挟沙裹石,暴猛激烈,持续了千万年,黄河始终用滔滔河水,守卫着河东的土地,带走泥沙,卷走砾石。而河西之地,则起着山西缓冲地带的作用,像一位兄长,又像一位情侣,躬起自己的身躯保护着兄弟、爱人。

以后很多年,他还会在军事、经济、政治上护佑山西,甚至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缓冲地带。



高原与黄土的奥秘

从著名的壶口瀑布旁,通过黄河大桥西行,穿越宜川县,继续往西,是陕北洛川县,这里是黄土高原腹地,被地质学家们称为“黄土研究的麦加圣地”。笔者非研究地质的科学家,来到这里,却也像信徒一样怀着虔诚的心。

站在一座黄土高崖上环望,四周的黄土崖、土丘矗立着,不论什么形状,都一起向东涌动,泛起漫天遍野的黄浪,像大海里的巨涛,在一波波涌动,壮阔得几乎不真实。忽然有苍凉无望的感觉,心被紧紧揪着,随着沟壑起伏。再往前走,眼前呈现出一道更加苍凉悲切的峡谷,大地仿佛无声地裂开了,毫无保留地将内部秘密展露出来,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置信,好像有一把神力无比的巨斧猛然砍斫下来,轰然有声,天崩地裂,又好像有一把钝刀,经年不歇地切割,终于在黄土上留下巨大的疤痕。

残破的断崖在荒凉中对峙。天空瓦蓝,明明朗日高悬;崖畔几簇酸枣树在风中摇曳,明明绿得可爱,但再可爱的东西放在这绵亘万里直铺天外的黄土背景中,也会颼颼泛出凄凉,即便是明眸皓齿的美女站在这里,也会顿失颜色。天地好像都被远漫无际的黄色笼罩,高崖阔壁、深沟巨壑似乎都在向人展示着残忍的苍凉,黄土的肌体好像被剖开,又被砸碎,要想看出黄土地的真实,只有凭借想象。同行的朋友说,这是风雨侵蚀的结果。

我看到的只是黄土地破损的表象。数十年前,有一群人也曾来到这里,用他们敏锐而又专业的眼光打量着这片黄土地,试图找出黄土地的奥秘,所用方法奇特而又艰难。他们要钻进黄土的腹腔,探寻黄土的内部构造。在如今的洛川黄土地质公园,一个叫黑木沟的断崖下,他们像当年对付日本人一样,挖出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地道,直通黄土腹里。时至今日,也让人不能想



象,科学研究竟也会用如此笨拙的方法。

当一群文质彬彬的男人,在土洞里钻进钻出时,连当地的农民也不明白这些人究竟要做什么。土洞上面是五六十米厚的土层,这些人天天守候在里面,为的竟是庄稼人见怪不怪的黄土。干旱的高原上下了场难得一见的大雨,黑暗潮湿的土洞里,这些人眼睛不眨紧盯了整整两天。终于,他们发现,洞顶上渗下来水了。也就是说,只需两天,降落在黄土层表面的雨水就能渗透五六十米的土层。这说明,黄土里留不住水,简直就是漏水。也说明,为什么晋北、陕北的黄土地上,生长着稀疏枯黄的老头树,为什么这片土地上长不成枝繁叶茂的高大乔木。

当年在这里挖地洞研究黄土的是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为首的是张宗祜院士。以后,一位位名声显赫的专家、学者都曾慕名来到这里朝圣黄土,刘东生、许清华、安芷生、丁仲礼、史念海、郭正堂……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黄土高原。

这是世界上黄土堆积最厚的一座黄土高原。

这是世界上最残破的一座黄土高原。

这又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一座黄土高原。

这还是世界上诞生出最古老文明的一座黄土高原。

科学家们以数代人的努力,破解了黄土高原的奥秘,住在这座高原上的人,则用了数千年时间,创造了灿烂悲壮的高原文化。而如我一样的人所看到的,只有这残破的沟壑和恶劣的生存环境。

那天,我在洛川县城南面,被称之为“国家地质公园”的地方流连徘徊了许久。到下午时分,起风了,初秋的陕北高原立刻笼罩在风沙中,飘猛强劲的西北风用另一种语言,向我解读着眼前这座高原的成因。

望着身边这座风沙笼罩的高原,我想起了巍峨高耸,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正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将这两座高原连在了一起。生长在黄土高原,我也曾多次想,亚细亚大洲腹部为什么会隆起这样两座高原?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两座高原的诞生都遥远得超乎想象,以至只有用地质学那陌生而且深奥的术语,才能解读这两座有因果关系的高原。



最早向世人解读黄土高原的，是一位碧眼隆鼻的德国人，他叫李希霍芬，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1868年9月，李希霍芬来到当时的大清帝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用了将近4年，走遍了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足迹遍及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诸省区，“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清人所及”。当他来到中国西北，走进黄土高原的腹部，面对横亘数省，梁峁遍地的苍凉高原，像所有初次看到黄土高原的人一样，被这片皱皱起伏、梁峁遍地的高原震撼了。之后，他在沟壑梁峁间游走，苦苦寻找这座高原的成因。回国后，经过数年研究，提出了黄土高原风力形成的学说。

凑巧的是，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丝绸之路”，也是这位德国地质学家首先提出的。

黄土高原有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质现象，中国科学家也在苦苦寻找其成因，在以后的岁月里，陆续提出了“海成说”、“湖成说”。但最具说服力的还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风成说”。

按照“风成说”理论，是青藏高原的造山运动催生了黄土高原。四百多万年前，青藏高原并非像现在一样高峻，东南部是一片汪洋，死寂无声。这时候，地壳开始运动了，两块更加遥远的地壳像巨型石板一样振荡，印度次大陆板块和欧洲次大陆板块撞击在一起，巨大无比的撞击力，在地球表面上隆起一座皱褶，青藏高原横空出世了。以后的两百多万年中，这座高原长高了2000到3000米，而且不断生长，直到成为地球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出现，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上，这样，干燥寒冷的西北风就在高压气团的作用下生成了，从西北向东南呼呼劲吹，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将砾岩吹破，又风化分解为颗粒，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这片不毛之地温差变化极大，使岩石发生热胀冷缩崩解成砾石，再被西北风挟裹，在空中飘移迁徙，颗粒大的岩屑飘移距离近，形成沙漠。颗粒小的飘移距离远，按不同重量向东南方向移动，途中不断降落，形成不同的黄土层，直到被秦岭阻隔才停下来。在漫天风沙中，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太行山以西堆积起一座巨大土丘，黄土高原就这样生成了。



刘东生、张宗祜发表的《中国的黄土》一文清楚地阐释了黄土高原的形成堆积状况：“黄土在中国北方，自东北各省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皆有分布，但以在黄河中游地区最广泛，形成黄土高原。在地形上它位于昆仑山、祁连山（南山）、秦岭、鲁东山区和辽东半岛山地一线以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大约北纬 $34^{\circ} \sim 35^{\circ}$ ）。黄土在此线以南分布较少，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北方大片黄土是沿东西方向呈长条状分布的。在其分布地带以北，有较大面积的沙漠，沙漠以北有碎石为主的戈壁，在平面位置上，黄土、沙漠、戈壁成带状排列。”

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座高原，面积约 40 万平方千米。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七省（区）46 个地（盟、州、市），282 个县（旗、市、区）。

这是一座与它的母体截然不同的高原，是由一系列褶皱断块山岭和陷落盆地组合成的高地，表面堆积着 50 ~ 200 米厚的黄土，其中吕梁山西部的黄土厚度达 100 ~ 200 米。无论高原面积还是黄土覆盖厚度，都堪称世界之最。黄土高原上的黄土质地松软，经长期风吹雨蚀，残破皴裂，沟壑纵横，论其经历，远比青藏高原复杂。只是我们的想象力，远没有大自然丰富，需要专家来论证其规律与细节。

两百多万年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诞生在这块西北风吹来的高原上，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至今西北风还在猛烈地吹，黄土高原还在继续增高，中华文明还在延续，一代代百姓还要在黄土地里生存。